

1999 年以來澳門研究的新趨勢

——澳門研究年會 2022 主旨演講

傑佛瑞·C·岡恩 (Geoffrey C. Gunn) 著 劉嘯虎譯

[摘要] 自 1999 年甚至更早以來，澳門研究或有關澳門的知識生產已經能夠將自身幾度重塑。這是一系列變化發展所帶來的結果，其中一些是技術性的，也有一些是制度性的；還有一部分要歸功於全球學術趨勢和多變的學科關注點；又有一些則是與地緣經濟、地緣政治，以及與橫琴和大灣區相關的尺度政治有關。本文中，筆者將列出其中部分進展，着重談及某些範例，並進行一些評價。但筆者也要着眼於過往，因為學術大多是漸進的，而非高度創新或全盤修正。筆者希望能揭示澳門研究中的一些空白，讓我們可以展望新的視野。本文題為〈1999 年以來澳門研究的新趨勢〉，但筆者仍必須要指出近幾十年來澳門研究中知識生產突飛猛進的重要意義。筆者將圍繞四個主題進行討論，以概括澳門研究的主要趨勢，即便其存在重疊或交叉。首先，筆者將考察澳門當地的趨勢；其次，筆者將轉而涉及澳門／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趨勢；第三，筆者將考察澳門的知識機構及其研究；最後，筆者將圍繞數位革命不斷變化的技術展開反思。

[關鍵詞] 澳門研究 本地趨勢 主要趨勢 知識機構 技術

一、澳門研究的趨勢

(一) 漫長的停滯期

筆者認為，總體而言無論是英語、葡萄牙語還是中文的澳門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數十年裏都經歷了漫長的停滯期，這在薩拉查 (Salazar) 的獨裁統治下無可避免。再推而廣之，與英國、美國及其他國家相比，葡萄牙的漢學研究滯後（即使葡萄牙和澳門在歷史上曾處於領先地位）。至少在 1974 年康乃馨革命之前，葡萄牙的社會科學是落後的。例如，體質人類學（收集和測量頭骨等）一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都在葡萄牙居於主流地位，卻已被英美的人類學流派所摒棄。時至今日，包括大量在葡萄牙進行的研究都揭示了人類學是如何為葡萄牙龐大的非洲和亞洲帝國服務，澳門概莫能外，還有部分

作者簡介：傑佛瑞·C·岡恩 (Geoffrey C. Gunn)，日本長崎大學名譽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客席教授。
譯者簡介：劉嘯虎，湘潭大學碧泉書院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博士。

研究是在東帝汶華人身上進行。^① 此外，1929 年 3 月裘昔司（即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1926 年第 2 版）一書在澳門因“錯誤”而遭公開焚毀，^② 這一點實在不令人鼓舞。隨着作者遭受公開羞辱並被告上法庭，可以說，至少對用葡萄牙語進行研究和寫作的學者而言，此事對他們造成了長期的陰影，即便此書是用英語撰寫的。

（二）主流敘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有關澳門的英語和葡萄牙語學術寫作中有一種主流敘事。這種主流敘事尤其是被三位經歷過二戰歲月的人物所主導，即白樂嘉【Jack（José Maria）Braga，1988 年逝世】、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譯者注：即謨區查），2000 年逝世】及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2003 年逝世）。首先，三人極為多產，有時聯手合作，著作廣受讚譽。三人都有自己獨佔的大型私人圖書資料室，所以公共機構並不十分重要。他們或多或少關注葡萄牙人的“擴張”，偏愛 16、17 和 18 世紀，都具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愛國主義（分別以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的立場）。他們並不瞭解社會科學，都回避了政治學或當代政治問題。他們也不是漢學家。儘管謨區查曾以英國軍官身份在日本學習過日語，但他們都未曾使用過中文史料。

說他們創造了主流敘事或有些誇張——因為澳門的學校系統是私立學校的大雜燴——澳門史甚至中國史可能都沒有受到太多關注，但在他們那個時代，三人基本沒有競爭對手。他們似乎也落後於葡萄牙的政治變革，例如 1974 年 4 月的康乃馨革命，以及葡萄牙本土和帝國內部導致殖民地宣佈獨立和非洲解放戰爭的那些重大事件（儘管謨區查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那時在澳門幾乎看不到用任何語言撰寫的澳門研究著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出版過任何有關澳門問題的有價值著作。

白樂嘉出身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澳門土生葡人家族，該家族在香港亦有支系。白樂嘉也是一位公共歷史學者（public historian），二戰時期他通過廣播暢談澳門史。白樂嘉也引起過爭議，因為 1955 年他說服葡萄牙駐澳門總督舉行慶祝活動，紀念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四百周年。白樂嘉聲稱發現了一份秘密文獻，從而將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時間從 1557 年向前推到 1555 年。總督欣然贊同，並籌備了大規模慶典。但港英方面拒絕出席，聲稱已得到知會中國不贊成此事。在這一事件中，一座特別建造的紀念碑遭拆除，除格蘭披治大賽車（Grand Prix）外所有活動均被取消。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也不想尊嚴受損，

^① Gunn, Geoffrey C. “Timor-Leste (Former Portuguese East Timor): From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an Anthropology of Colonialism.” *Review*, vol. 32, no. 3, 2009, pp. 317-318.

^② Montalto de Jesus, C. A. *Historic Macao*. 2nd edition,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 1926. It was reprin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Hong Kong in 1984.

所以他將這一錯誤歸咎於里斯本地理學會。^①

文德泉神父自稱著書逾兩百本，但確切來說，這個數字應包含着書籍和其他文本作品，他的寫作兼具興趣和質量。他的著作《澳門地名》（*Toponímia de Macau*）尤其值得欣賞，該著作對識別澳門的葡萄牙語街道名稱和其相關性至關重要。^② 他的另一著作《遠東出版的葡文期刊》（*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是為對遠東葡文出版的全面性研究。^③ 此外，文德泉神父還撰寫了一些其他重要著作如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是為對新加坡和馬六甲 Monumental Church 歷史的研究，雖然當中並沒有提到澳門。^④ 儘管如此，文德泉神父卻不從屬於任何社會科學傳統。作為《澳門教區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的長期編輯，文德泉神父堅定地維護澳門天主教會的利益和價值。他基本上回避了 20 世紀後期這一時段，沒有撰寫過該時期有關澳門史的一般性文本。文德全神父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澳門葡萄牙和天主教社區的傳奇和偶像。

在博克塞的時代，他廣泛地撰寫葡萄牙和荷蘭海上帝國，他的標誌性特色是對原始資料的創造性利用，這一特點亦適用於其對日本絲綢與白銀貿易的研究上，即《日本的基督教世紀，1549 — 1650 年》（*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⑤ 和《從亞媽港來的大帆船：澳門與古代日本貿易編年史，1555 — 1640 年》（*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⑥ 儘管發表了大量與澳門歷史相關的文章，博克塞卻只有一本專門研究澳門的著作，即《當代文獻與圖冊中的 17 世紀的澳門》（*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當中涉及荷蘭對澳門的進攻。^⑦ 博克塞曾在廣州的日本監獄度過了戰爭歲月，後來又在倫敦和美國取得傑出的學術成就。博克塞獨特的標誌性貢獻在於發現、收購、複製翻印和分析研究了價值無可估量的檔案文獻，以及戰前時間與日本學者的合作。他還與薩拉查本人就葡萄牙大肆炒作的種族中立政策發生了衝突，特別是巴西社會學家吉爾伯托·弗雷爾（Gilberto de Mello Freyre）關於“葡萄牙熱帶主義”

① This recounting is not anecdotal but is fully documented in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documents relating to Hong Kong.

② Teixeira, Manuel. *Toponímia de Macau, Volume I Ruas com Nomes Genericos*. Imprensa Nacional, Macau, 1979.

③ Teixeira, Manuel.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Notícias de Macau, 1965.

④ Teixeira, Manuel. *The Portuguese Mission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1511-1958*. Vol. I-III, Malacca,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1961-1963.

⑤ Boxer, Charles 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⑥ Boxer, Charles 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63.

⑦ Boxer, Charles 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einemann, 1984.

(lusotropicalism) 或自願通婚 (happy miscegenation) 的理論。^① 儘管如此，博克塞還是回避了對薩拉查“新國家”體制的批評。

白樂嘉規模龐大的圖書資料室半賣半送給了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博克塞的收藏品在香港被日本佔領軍洗劫一空，然而，他在戰後以英國軍方身份親自收回這些收藏品，它們後來流入到美國各大圖書館和收藏庫中。而文德泉神父的收藏品則仍保存在教會手中，甚至可能還未被編目。

(三) 反主流敘事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三位學者的敘事。不少葡萄牙、中國和土生葡人研究者在戰後時期都頗為活躍。高美士 (Luís Gonzaga Gomes) 就是這樣的一位過渡人物。他是一名澳門土生葡人作家、教師和翻譯家，在 1950 — 1954 年間尤為多產，用葡萄牙語撰寫出版了一小批關於中國藝術、節慶、書目以及歷史的書籍，並將《澳門紀略》 (*Monografia de Macau*，即 *Ou Mun Kei-Leok*，兩位清朝官員研究澳門的名著) 一書翻譯成葡萄牙語。^② 澳門一所高中以他的名字命名。阿馬羅教授 (Ana Maria Amaro, 2015 年逝世) 是一位撰寫過十餘本關於澳門華人文化和民間信仰著作的學者，在此僅舉她的一本著作《澳門流行的三種遊戲：從加、塔魯、巴法》 (*Três Jogos Populares de Macau: Chonca, Talu, Bafá*)。^③ 阿馬羅於 1957 — 1973 年間居住在澳門，擔任高中教師。回到里斯本後，她於 1998 年成立了葡萄牙中國研究所 (Portugues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隨後於 2006 年建立葡萄牙漢學研究所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Sinologia, Portuguese Institute of Sinology)。

澳門當地學人的代表作，當屬已故學者霍啟昌 (Fok Kai Cheong) 的專著，即 1978 年他在夏威夷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為〈澳門模式：16 世紀中期至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對西方人的管理研究〉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④ 隨後出現了葡語版本，即《葡萄牙人居澳研究》 (*Estudos sobre a Instalaçã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⑤ 霍啟昌可以說是澳門出生的澳門歷史學者的先驅。後來霍啟昌赴香港大學取得傑出的職業生涯，後來返回澳門一段短暫時間 (包括在澳門大學任教)。

另一位從中國推動反主流敘事的人物是撰寫澳門實質性歷史的費成康 (Fei

^①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but see, Pina-Cabral, João de. “Charles Boxer and the Race Equivoque.” *Racism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Speaking World*, edited by Francisco Bethencourt and Adrian Pearce, Instituto Camões, 2012, Chap. 6.

^② Tcheong-Ü-Lâm, Ian-Kuong-Iâm. *Ou-Mun Kei-Leok (Monografia de Macau)*. Translated by Luís Gonzaga Gomes, Imprensa Nacional, 1950.

^③ Amaro, Ana Maria. *Três Jogos Populares de Macau: Chonca, Talu, Bafá*.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4.

^④ Fok, Kai Cheong.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1978. University of Hawaii, PhD dissertation.

^⑤ Fok, Kai Cheong. *Estudos sobre a Instalaçã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Gradiva, 1996.

Chengkang)。他本人在上海，著有《澳門四百年》，^①此著作後來被翻譯成英文。^②就此而言，費成康這本1988年的中文著作，當時對於筆者本人以及可能其他所有用英語寫作的學者來說，完全聞所未聞。其重要意義在於，費成康所指出的路環（Coloane）史前研究，後來因香港學者的研究發現而為世人所知。費成康主要利用了中文史料，還採用了一些自下而上的社會史視角。數年之前，筆者在澳門與他相會，曾當面向他查詢：當年為何撰寫此書？費成康回答，因為當年此類著作尚屬空白。

（1）政治學

大約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受過北美教育的費茂實（Moisés Silva Fernandes）開始從國際關係角度發表大量關於澳門和葡萄牙的文章，其代表作為《葡萄牙在澳門的政治過渡及其在珠江地區的區域一體化的表現》（*Portuguese Behavior Towards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Macau in the Pearl River Region*）以及《1945至1995年中葡關係中的澳門概況》（*Sinopse de Macau nas Relações Luso-Chinasas 1945-1995*）。費茂實是里斯本孔子學院首任院長。另一位接受過外國教育的葡萄牙國際關係專家是卡門·曼德思（Carmen Mendes），她是現任里斯本澳門科學文化中心（Macau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entre in Lisbon）主任，她撰寫了一本罕見的著作，介紹中葡移交澳門談判的背景，此著作尤其關注葡萄牙政黨以及談判中的不對稱性，在香港出版，即為《中葡澳門談判（1986—1999）》（*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1999*）201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③澳門城市大學的利天佑（Francisco Leandro）是澳門唯一一位葡萄牙國際關係專家，他對東帝汶和前葡屬非洲世界有着廣泛的興趣，因而脫穎而出。

儘管如此，香港和澳門本土的學者還是最終主導了澳門的政治學研究。盧兆興（Lo Shiu-Hing）在澳門大學任教了數年，其著作有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u*，^④和《澳門政治轉變》（*Political Change in Macao*）。^⑤此外，還有余振（Herbert Yee S），其著作為《轉型中的澳門：從殖民地到自治區》（*Macau in Transition: From Colony to Autonomous Region*）。^⑥盧兆興與已故的陳明鈺（Chan Ming Kou）著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歷史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①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Fei, Chengkang. *Macao 400 Years*.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6.

^③ Mendes, Carmen Armado. *Portugal, China and the Macau Negotiations, 1986-199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④ Lo, Shiu-H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u*.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5.

^⑤ Lo, Shiu-Hing. *Political Change in Macao*. Routledge, 2008.

^⑥ Yee, Herbert S. *Macau in Transition: From Colony to Autonomous Region*. Palgrave, 2001. See the author's review of this book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4, no. 4, 2002, pp. 980-982.

Macao SAR)。^①約十年後，澳門社會急速改變，郝雨凡 (Hao Yufan)、盛力 (Sheng Li) 及潘冠瑾 (Pan Guanjin) 合著《1999 年以來澳門的政治經濟：成功的困境》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ao Since 1999: The Dilemma of Success*)；^②盧兆興又著《中國澳門的賭場資本主義、社會及政治》 (*Casino Capitalism,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hina's Macao*)，^③此主題被 Tim Simpson 的 *Betting on Macau: Casino Capitalism and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 所發揚。^④

對本地學術出版進步同樣重要的有澳門大學政治學專家楊鳴宇 (Yeong Meng U)，他編著有《澳門政經二十年》 (*Macau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此著的章節包括李展鵬 (Lei Chin Pang) 對犧牲本地空間為代價的過度發展的研究、馬天龍 (José Matias dos Santos) 論及北京對澳門的願景、楊鳴宇與廖志輝 (Lio Chi Fai) 論及勞工抗爭、何家騏 (Ho Ka-Ki) 與林玉鳳 (Lam Iok-Fong) 論及澳門警隊的結構、楊鳴宇與王紅宇 (Wang Hongyu) 論及媒體對澳門學生在香港政治事件觀點中的影響、陳慧燕 (Chan Wai-Yin) 與鄭煒 (Cheng Wai) 論及澳門歷史制度主義。^⑤相關領域研究中最新的成員還有美國法律學者 Jason Buhi，他擁有中國香港的相關經驗，著有 *Global Constitutional Narratives of Autonomous Region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acau*。^⑥

(2) 社會學

回歸前後，學者有諸如雷凱思 (Cathryn Clayton)、若昂·德·皮納—卡布拉爾 (João de Pina-Cabral)、韓林 (Jean Berlie) 等。他們皆以社會學者自命，從而為澳門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前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影響，其代表作為若昂·德·皮納—卡布拉爾的《中國與歐洲之間：澳門的人、文化與情感》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Person, Culture and Emotion in Macao*)、^⑦雷凱思的《邊緣的主權：澳門與中國性的問題》 (*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① Chan, Ming K., and Shiu-Hing Lo.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Macao SAR*. Scarecrow Press, 2006.

^② Hao, Yufan, Li Sheng, Guanjin Pan.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ao since 1999: The Dilemma of Success*.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③ Lo, Sonny Shiu-Hing. *Casino Capitalism,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hina's Macao*.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20.

^④ Simpson, Tim. *Betting on Macau: Casino Capitalism and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3.

^⑤ Yeong, Meng U, editor. *Macau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outledge, 2020.

^⑥ Buhi, Jason. *Global Constitutional Narratives of Autonomous Region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acau*. Routledge, 2021.

^⑦ Pina-Cabral, João d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Person, Culture, and Emotion in Macao*. Continuum, 2002.

Chineseness)。① 回歸後的二十年，郝志東著有《澳門歷史與社會》(*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② 陳漢輝 (Chen Hon-Fai) 著有《天主教徒與澳門的日常生活：宗教、道德和文明意義的變化》(*Cathol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Macau: Changing Meanings of Religiosity, Morality and Civility*)。③

筆者特別推薦黎鴻健 (Albert Lai Hung Kin) 對氹仔 (Taipa) 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氹仔益隆炮竹廠》(*Yick Loong Fireworks Factory*) 一書——雖然他不是一個學者，也不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社會學家。該書 2013 年先出中文版，後由澳門文化局於 2019 年譯成英文出版。④ 當然，筆者無法列舉澳門研究領域所有學者的名字。筆者只能重點介紹部分著作，有時單獨一篇文章的影響力其實更大，例如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發表的“文明衝突論”專文對世界的影響。⑤

(3) 論文集

我們應着重強調郭理默 (Rolf D. Cremer) 對澳門和珠海的開創性研究，尤其是他主編了可能是第一部的現代澳門研究論文集。該論文集由從前的東亞大學 (East Asia University) 出版，共出兩版。第一版為《澳門：商業和文化之城》(*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⑥ 1991 年出版其修訂版。⑦

除郭理默單獨出版的珠海研究及宏觀經濟研究著作外，他的論文集還收錄了一些其他澳門本土學者的研究，如鄭煒明 (Cheng Wai Ming) 根據其口述歷史和考古調查的、有關清朝以前華人在氹仔和路環定居的研究。⑧ 此外，筆者不能不提及韓林主編的論文集《2000 年的澳門》(*Macao 2000*)，⑨ 尤其是筆者還為之撰寫過前言。⑩ 該書收錄的論文內容包羅社會與經濟，還有一篇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飲食和身份認同的。儘管書名如此，但該論文集仍然絕對是一部在澳門回歸前展望未來的著作。當然，還有其他諸多名字，筆者未能提及。因為筆者更關心研究趨勢，而非研究者本身。同樣不應忽視的

① Clayton, Cathryn H. *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ne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② Hao, Zhidong. *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Chen, Hon-Fai, *Cathol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Macau: Changing Meanings of Religiosity, Morality and Civility*. Routledge, 2017.

④ 黎鴻健：《氹仔益隆炮竹廠》，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5 年；Lai, Hung Kin, *The Firecracker Industry in Taipa*.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2018.

⑤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48.

⑥ Cremer, R. D., editor.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UEA Press, 1987.

⑦ Cremer, R. D., editor.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Continuity and Change*. 2nd ed. API Press, 1991.

⑧ Cheng, P. W. M. "Chinese Settlements on Taipa and Coloane Islands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Village to Market Town." *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R. D. Cremer, 2nd ed. API Press, 1991, pp. 51-60.

⑨ Berlie, Jean. *Macao 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⑩ Gunn, Geoffrey C. "Introduction." in Berlie, Jean. *Macao 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xiii-xviii.

是，一些以澳門為家的葡萄牙記者撰寫了一些有關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的文章，刊登在 1990 年代澳門支持發行的四至五份發行量較低的葡萄牙報刊。

（四）後現代主義的趨勢

如前所述，澳門研究的另一個趨勢是轉向後現代主義——試圖用科學或客觀的確定性去解釋現實的人們對這種假設作出的反應。還有一個趨勢是轉向後殖民主義，並意識到了文化的重疊性和混雜性。筆者無法肯定，但後現代主義可能會成為一種主導趨勢。比如說，如果賭場資本主義衰落，澳門作為全球旅遊的休閒空間或將變得更加突出。喬納森·波特（Jonathan Porter）《澳門，想像中的城市：文化與社會，從 1557 年至今》（*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557 to the Present*）一書對文化和記憶的強調可能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這種描述。^① 鄭妙冰（Christina Miu Bing Cheng）《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Macau: A Cultural Janus in Colonial Vicissitudes*）一書正是根據這一傳統對澳門聖保祿大教堂的外觀等諸多問題進行了詮釋。^②

文學、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一同進入了此領域之中，英國文學教授大衛·布魯克肖（David Brookshaw）曾撰寫關於澳門文學的文化批評著作，^③ 進入這一視野的澳門作者包括身為土生葡人的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著有小說集《長衫》（*Cheong-sam: A Cabaia*，亦作 *Cheong-sam: The Cabaya*）。她或被稱為澳門第一位女權主義者，其作品最早在當地報紙上發表。^④ 此外，本地學者伊莎貝爾·莫拉伊斯（Isabel Morais）繼承了文化—文學批評的傳統，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有“The Post-colonial Imaginary &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cao SAR”一文。^⑤ 另一方面，王嘉祺（Katrine K. Wong）在她與魏楚雄（George Wei）合著的《澳門——文化互動與文學表現》（*Macao -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一書的引言中建立了一個全新的反思標準。該書本身就是一個混合體，涵蓋的問題相當廣泛，探討澳門文化互動的本質，以及如何通過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來構建和感知這座城市。^⑥ 此外，王嘉祺在其編輯的 *Eastern and Western Synergies and Imaginations: Texts and Histories* 一書的引言中也提出了數位化對東西方交易的影響。^⑦

^① Porter, Jonathan. *Macau, The Imaginary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1557 to the Present*. Westview Press, 1996.

^② Cheng, Christina Miu Bing. *Macau: A Cultural Janus in Colonial Vicissitud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Brookshaw, David, editor and translator. *Visions of China: Stories from Macau*.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Conceição, Deolinda da. *Cheong-sam: A Cabaia*. Livraria Popular de Francisco Franco, 1ª Edição, 1956.

^⑤ Morais, Isabel. “The Post-colonial Imaginary &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cao SAR: The Teatru & the (Re) emergence of ‘lusofonia’ under Chinese Stars.” *African Theatre 15: China, India & the Eastern World*, edited by Martin Banham, James Gibbs and Femi Osofisan, Boydell & Brewer, Ltd. Woodbridge, 2016.

^⑥ Wong, Katrine K. “Introduction.” in Wong, Katrine K., and C. X. George Wei, editors. *Macao -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Routledge, 2014, pp. xxiii-xxxiv.

^⑦ Wong, Katrine K. “Introduction.” in Wong, Katrine K., editor. *Eastern and Western Synergies and Imaginations: Texts and Histories*. Brill, 2020, pp. 1-15.

我們也不應忽視澳門對田野調查的吸引力——參與觀察、口頭訪談同樣是歷史學者的口述史。筆者認為澳門理工大學（Macau Polytechnic University）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總而言之，隨着這些著作的出版、接受、評論以及翻譯，澳門研究取得了進展。但就像每十年都會產生新的視角來回顧過去一樣，有時修正主義的研究會根據國際社會科學、政治態度等方面的進步和轉變而提出新的觀點與想法。

在跨學科與區域研究方面，這種宏觀歷史的爭論可能不會引起普通讀者的關注，但澳門的另一個學術趨勢是新生代學者的出現，他們在澳門的學術機構中接受了特定學科的訓練，有經濟學、社會學和語言學等。這一點頗佳，也正是英美大學建構人文社科相關院系的方式。儘管如此，他們可能需要完成的專業並不止一個（這也正是筆者自身攻讀學士學位時的經驗）。筆者認為如果這沒有發生，跨學科研究的能力在澳門研究上就變得尤其重要了，由於人口結構變化、澳門邊界漸變、填海造陸、橫琴崛起以及大灣區頗有前景，更甚的是，澳門這一個空間或地區，與全球任何空間或地區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然而它人口密度極高、具有特定的身份認同和複雜性，需要綜合所有社會科學學科來進行理解。

（五）澳門與“新絲綢之路”

長期以來，德國學者羅德里希·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一直將漢學研究方法置於澳門研究的首要地位。普塔克本人就宋明航海、中國中古晚期文獻中對海洋空間的感知以及貿易航線的重要性進行解讀，成果豐碩而輝煌，其代表作為論文集 *China's Seaborne Trade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200-1750)*，^① 在數篇論文中，他還揭示了“從中國看澳門”與“從海洋看澳門”之間的分歧，兩者從前並不被區分。在某種程度上，這兩種相互競爭的觀點反映了部分歷史學者關注點的不同。一部分歷史學者解讀有關葡萄牙海上帝國（他們以此代指“歐洲擴張”）的歐洲語言史料，一部分學者則解讀帶有中國中心觀的中文史料。從18世紀澳門的兩位清朝官員著作中便可見此種差異，亦可見於直到最近有關澳門的全部歐洲語言文獻，連創造了“海上帝國”這一說法的博克塞也不能免俗。因此，“新絲綢之路”這一研究路徑的出現，也讓我們對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路徑加以思考。

筆者無法確定，是否在近期著作中發現了這兩種路徑結合的趨勢。但是，筆者捕捉到這樣一種趨勢：用中文進行研究工作的澳門學者非常重視葡萄牙語史料，就像海洋研究已經成為中國一種主要的新研究範式一樣。例如，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便於2022年11月16日至17日舉辦了“海上絲綢之路國際文化論壇”。據文化局網站介紹，《關於海上絲綢之路保護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澳門倡議》被視為對海上絲綢之路獲聯合國教

^① Ptak, Roderich. *China's Seaborne Trade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200-1750)*. Routledge, 1999.

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提名的推動。^① 在這一倡議中，澳門的定位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② 因此，如果說筆者捕捉到了一種趨勢，那就是普塔克所提出的陸地（中國）與海洋視角如今被視為互補而非對立。在這裏，翻譯就成了一個問題。文本著作和檔案文獻的雙向翻譯越多，就越容易理解這兩種路徑。由中國大陸、澳門當地和海外學者參加的包容性會議也有助於彌合這一差距。

（六）關於翻譯的問題

如果加以思考，澳門一定是亞洲最早出現中文和歐洲語言互譯的地方之一，並以克里奧爾語的形式（creolized form）蓬勃發展。眾所周知，澳門的土生葡人經常擔任翻譯。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前，翻譯甚至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在澳門有着悠久的傳統。

早在 19 世紀初，澳門也與亞洲的印刷革命聯繫在一起。我們所知馬禮遜（Morrison）的中文字典，便是由熟練的英國印刷工湯姆斯（Thoms）在澳門手工排版印製而成。天主教會的譯著也是如此，例如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的葡中字典等。^③

現在翻譯的新內容是甚麼呢？筆者看到的一個趨勢是 1999 年後中國學者尋求將葡萄牙語檔案文獻翻譯成中文，並翻譯部分英文著作，例如金國平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Selections of Western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Macau: 15th to 16th Centuries*）。^④ 筆者認為，與之相反，中文澳門相關著作或文獻的歐洲語言譯本要少得多。可能是由於資金所限，葡萄牙當局治理後期就已經很少有雙語著作或研究出現。如筆者前文提及的高美士（澳門土生葡人）譯、張汝霖（Tcheong-Ü-Lâm）與印光任（Ian-Kuong-Iâm）著《澳門紀略》（*Ou-Mun Kei-Leok*、*Monografia de Macau*），還有筆者前文曾提及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英譯本，吳志良（Wu Zhiliang）的著作和論文也被翻譯成葡萄牙語，如《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⑤ 該書是一部整體史，可能是澳門第一部使用葡萄牙語檔案史料寫成的著作。

^① As further explained on a dedicated websit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rum” sought to facilitate con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its nomination for the UNESCO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s well as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sations. <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msricf/2022/en/news/1/>.

^② Speech by Ms. Ao Ieong U, Secretary for Social Affairs and Culture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msricf/2022/en/index.html>.

^③ Gunn, Geoffrey C. “Macaology: The Intellectual Roots/The Rise of Print Capitalism.” *Macaology Introduction: First Macau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Proceedings*, edited by Hao Yufan, Wu Zhiliang, Lin Guangzhi, 2 vol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pp. 132-164.

^④ 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年。

^⑤ Wu, Zhiliang, *Segredos da Sobrevivência: História Política de Macau*. Associação de Educação de Adultos de Macau, 1999.

二、全球亞洲研究的大趨勢

在反思了澳門本土的研究趨勢後，筆者想對影響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社會科學學術的大趨勢或全球性變化進行一些說明。本質上來說，這便是從知識層面上與源自歐洲高度殖民主義時代、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進行較量，從而挑戰西方的東方主義。我們可以稱這種範式轉變為“大勢所趨”。因此筆者認為，根據這一批評，在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撰寫與歷史相關的社會學著作，與今天大不相同。幾乎在所有地方，我們的眼光都隨着全球知識趨勢和當地政治而變化。但總的來說，歷史修正主義目前處於上風。

（一）薩義德（Said）對西方視野下東方主義的批判

一個人如果作為一名東方學的研究者，精通阿拉伯語、梵語、漢語或日語，曾經是一種備受尊重的標誌，但是如今東方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非歐洲文化的邊緣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種族主義聯繫在了一起。在這一探討中，我們不能忽視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具有開創性的修正主義著作《東方學》（*Orientalism*）。^① 薩義德是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他憑藉此書將自己確立為後殖民研究的開山鼻祖。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將東方定位為不如西方的範式。換言之，該書是對作為東方主義基礎的文化表徵的批判——即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東方。薩義德尤為仔細審視英國和法國關於中東的著作，以解構歐洲中心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中東人形象。薩義德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NY）的文學教授，同時也是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的成員。薩義德又利用了後來被稱為“符號學”的思潮——這樣的說法或有爭議——對社會科學中佔主導地位的實證主義傳統提出了挑戰。在接下來至少二十年裏，薩義德催生出一股全球範圍內的潮流。他的觀點被套用到中東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包括印度、印度支那（中印半島）、中國和日本。相比起大英帝國及法蘭西帝國，葡萄牙的亞非帝國可能較為輕描淡寫，或仍在被研究的當中。

然而，就像符號學的興起一樣，澳門研究也不能免受學術趨勢的政治影響。這一路徑的衡量標準來自後殖民研究。即使澳門不是正式的殖民地，部分學者——不一定來自澳門——也將澳門視為一個混雜性或身份轉變理論的試驗場。澳門這個空間展現出對歐洲和中國影響的高度兼收並蓄。涉及到澳門土生葡人時，關注語言學、建築、法律、文學、電影研究、宗教、治理甚至種族等不同問題的學者都將澳門視為這樣一個地方。有關澳門的著作不斷增加。這些著作也與文遺研究、旅遊研究結合在一起——此類研究實際上是澳門的血脈，因此不能忽視。在全球範圍內，對澳門進行後殖民研究，無疑有助澳門變得重新具有異國情調，甚至將澳門商品化——只需查看一些網站或閱讀一些日文、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澳門旅遊指南即可，其中有些寫得相當獵奇。

^①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Pantheon Books, 1978.

(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

安德森因其《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和散布》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一書而家喻戶曉。該書對民族主義的起源進行了探討。^① 安德森出生於中國，2015 年在印尼去世，是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研究現代印尼的首席專家，他也曾被驅逐出印尼近二十年，一度將關注點轉向泰國的暴力和菲律賓的政治制度。

所有這些親身經歷，幫助安德森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即一個國家“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小國家的成員也永遠不會認識自己的大多數同胞，不會見到他們，甚至不會聽說他們。在每個人的腦海中，他們交流的形象都是如此”。^② 安德森未曾寫到澳門，但他用自己的理論分析了未來成為一個國家的東帝汶。^③ 安德森關於民族主義的理論尤為重要之處在於，他強調印刷品的作用及其傳播，以及印刷資本主義 (Printing press capitalism) 的出現，民族認同與交流形式有着內在的聯繫，並由交流形式所構成。

(三) 加州學派 (The California School) 與“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 (“Integrated Horizontal Macrohistory”)

依據大趨勢這一論題，筆者認為提出“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這一概念非常有用。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在近代早期歷史中尋找相互聯繫和橫向連續性的方法，要從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表象之下審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通過這種審視，西班牙—葡萄牙、日本、中國等遙遠隔絕之地便可以被視為對相互影響的人口、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回應。“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這一說法出自安德烈·貢德·弗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一書第五章的標題，^④ 而弗蘭克當時也是借用了美國中亞問題專家傅禮初 (Joseph Fletcher) 的觀點，其文為“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⑤

弗蘭克還鳴謝了另一位阿拉伯裔美國學者珍妮特·L·阿布—盧格霍德 (Janet Lippman Abu-Lughod) 的《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體系》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一書。當然，阿布—盧格霍德

^①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revisions 1991; 2006).

^②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91, p. 6.

^③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ing ‘East Timor’.” *Arena*, April, 1993, pp. 23-27.

^④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⑤ Fletcher, Joseph.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 9, 1985, pp. 37-58.

此書的時間範圍並不涉及澳門，但肯定對中國廣州有所提及。

弗蘭克著名於其開創性的著作和適用於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弗蘭克畢業於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研究生院，在美國與學術界發生了衝突，流落到墨西哥、智利，後來又流落到歐洲。出乎意料，就在離世前夕，他給我們留下了巨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這本書的封底簡介寫道：“弗蘭克要求我們重視東方，遠離歐洲中心主義——應將西方的崛起視為往昔的曇花一現，世界正再度演變為以亞洲為中心。”^①由此，弗蘭克從獲取自美洲殖民地的白銀入手，解讀1400年左右“西方的崛起”與1800年左右“東方的衰落”。隨着中國（和印度）淪為西方進口替代和積極出口中的一環，西方便蒸蒸日上。西方的商業和體制機制並沒有甚麼獨特之處（是征服美洲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今大勢，中國（中央之國）正走出周期性衰敗，重新獲得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傳統主導地位。弗蘭克在該書索引中約有五處涉及澳門，都與白銀貿易密切相關。

圍繞這一寬泛的主題，1999年左右出版了大量著作，這些遂統稱為“加州學派”。彼時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為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Roy Bin Wong）和安德烈·貢德·弗蘭克，他們在加州大學出版社均有出版品。其他人物包括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他是《關注亞洲問題學者公報》（*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亞太學報：日本聚焦》（*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的主編。王國斌著有《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革與歐洲經驗之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王國斌指出，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中仍然認為歐洲提供了一種普遍的發展模式，這一假設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但是，解決之道並非簡單拒絕以歐洲為中心的範式，而是建立互補的視角，例如以中國為中心的視角，去評價當前對歐洲發展的理解。^②彭慕蘭著有《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西方”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大分流”只是源自工業化，只能被解釋為一種相當偶然和晚近的現象。“大分流”一詞為塞繆爾·亨廷頓所創。^③

我們不應忽略1990年代關於全球化的書籍和研究的興趣。2003年，受到弗蘭克的啟發，筆者出版了著作《第一次全球化：歐亞交流（1500—1800）》（*First*

^①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② Wong, Roy 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3.

^③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① 概言之，筆者在該書中提出：鑑於歐亞大陸的思想雙向流動（且歐洲是主要受益者），“全球化只是西方化”的觀點過於簡單。約一年後，約翰·霍布森著有《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正如標題所述，他反對 1492 年後西方崛起的歷史學理論，稱之為“童貞女生子”（*virgin birth*），^② 認為這種崛起其實是西方與技術、社會更為先進的東方文明互動的產物。換言之，這些研究走出了歐洲中心主義，將重點轉向了亞洲經驗的歷史豐富性。

有關其他作者，與弗蘭克同一陣線的對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歐洲資本主義五百年來的擴張框架持保留意見的有喬萬尼·阿里吉、濱下武志（T. Hamashita）及馬克·塞爾登，編有《東亞的復興：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為視角》（*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③ 五年後，喬萬尼·阿里吉出版有《亞當·斯密在北京：21 世紀的譜系》（*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一書。^④ 阿里吉展現了中國的非凡崛起如何促使我們從根本上重新評價對《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傳統解讀。他批評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經濟“奇跡”的解讀，稱讚中國本地市場傳統，然而，由於該著重點關注中國大陸，故只有兩個條目與澳門相關。對於這些“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的宣導者而言，澳門幾乎不存在，只是歐亞大陸廣闊地圖上的一處地點而已。然而，鄧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和阿圖羅·吉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則是例外。兩人同屬加州學派，其中弗林是明代貨幣史專家，也是一位漢學家。重要的是，兩者於 1996 年發表了一項與澳門直接相關的研究，是為將澳門納入世界視野的開創性著作，即〈以絲易銀：17 世紀的馬尼拉—澳門貿易〉（“*Silk for Silver: Manila-Macao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⑤ 兩人都是加州學派的全球貨幣史專家。最後，我們不應忽視范岱克（Paul van Dyke）研究廣州貿易的系列著作，如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此著是為“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的代表，即使他並未明確指出。^⑥

（四）《當代亞洲》（*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JCA）

《當代亞洲》於 2018 年落戶於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其中有兩名來自澳門大學

^① Gunn, Geoffrey C. *First Globalization: The Eurasian Exchange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In this work I was assisted by Mark Selden.

^② Hobson, Joh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 102, 296.

^③ Arrighi, Giovann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itor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03.

^④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21st Century*. Verso, 2009.

^⑤ Flynn, Dennis O., Arturo Giraldez. “Silk for Silver: Manila-Macao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4, no 1, 1996, pp. 52-68.

^⑥ Van Dyke, Paul A.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編委會成員，《當代亞洲》的年度會議亦由澳門研究中心主辦。

歷史上，《當代亞洲》很大程度上緣起於全球反（美）越戰運動，現任主編饒偉訊（Kevin Hewison）撰寫的回顧性文章總結了該期刊的背景和未來方向。^① 該期刊由蘇格蘭民族主義者瑪律科姆·考德威爾（Malcolm Caldwell）和彼得·林克科（Peter Limquenco，菲律賓—瑞典雙重國籍）於1970年共同創刊，著名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很快也加入了他們的工作。1970年，喬姆斯基出版了《與亞洲的戰爭：印度支那研究論文集》（*At War With Asia: Essays on Indochina*）。^② 如同瑪律科姆·考德威爾在《當代亞洲》1971年第1卷第3期（*JCA*, vol. I, issue 3, 1971）撰寫書評中指出：“喬姆斯基為反戰運動提供了又一本精彩而富有批判性的著作……該書抨擊了美國領導人及其諂媚的知識分子，並為批判那些支持美國入侵印度支那的人提供了威力強大而有效的工具。”^③ 僅僅八年後的1978年12月，瑪律科姆·考德威爾在越南全面入侵民主柬埔寨的三天前遇害（是否被謀殺仍有爭議），其一行中美國記者伊莉莎白·貝克爾（Elizabeth Becker）和理查·達曼（Richard Dudman）卻倖免於難。此後，《當代亞洲》落戶於菲律賓，彼得·林克科（2022年逝世）長期擔任編輯，政治經濟學家麥博思（Bruce McFarlane，2022年逝世）和畢業於劍橋大學的女性越南問題專家梅蘭妮·貝雷斯福德（Melanie Beresford，2013年逝世）也從1980至2005共同擔任編輯工作。2005年，《當代亞洲》被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收購，並推出電子版本，正如《當代亞洲》之宣言一樣，該學刊“重要的目標是發表亞洲研究學者和青年學者的那些按照批判政治經濟學優良傳統而成的成果”。因此，《當代亞洲》鼓勵和保持政治經濟學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正如過去二十年我們於澳門所見的大量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一樣。該學刊封面內頁寫道，它“旨在刊發研究亞洲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廣泛問題的文章”。因此，《當代亞洲》鼓勵和重視社會科學探索的實證主義方法如政治經濟學，如同我們在澳門過去二十年政治—政治經濟的大量研究和出版一樣。自1986年以來，作為《當代亞洲》的臨時撰稿人，筆者發表了一篇有關激進伊期蘭教和老撾的文章，後來也加入到該學刊成為編輯。《當代亞洲》還在短期內出版過一些書籍，包括饒偉訊和筆者的著作，前者關於泰國，後者關於東帝汶，此著於1994年出版，當時在澳門葡文書局出售。^④

^① Hewison, Kevin. “50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50, no. 1, 2020, pp. 5-13. This article also comes with a photo of the current editorial board at an annual meeting at CMS. See free acces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0472336.2019.1675257>.

^② Chomsky, Noam. *At War With Asia: Essays on Indochina*. Pantheon Books, 1970.

^③ Malcolm Caldwell review of 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Essays on Indo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1, no. 3, 1971, pp. 106-107.

^④ Gunn, Geoffrey C., Jefferson Lee (contributor). *A Critical View of Western Journalism and Scholarship on East Tim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Publishers, 1994.

三、澳門知識界機構的發展趨勢：1999 年前與 1999 年後

自 1999 年以來，澳門的“知識界”出現了體制上的變革，教育、學術、出版和知識環境方面發生了一些具有連續性的變化，它們或可稱為“知識機構”。這對於部分人來說可能是常識，但都值得為眾人所瞭解。筆者在此只是勾勒了一些名字。自 2000 年的由零起步，筆者認為現在澳門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都在教授有關澳門研究課程，無論是社會學系、經濟學系還是歷史學系。澳門大學在 2008 年才成立歷史學系。1999 年前後（尤其是 1999 年後），澳門高等教育的擴張是一個大課題。人口普查資料表明，中學畢業後的教育參與率顯著提高。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UM）也是一個設在高校中的機構，它為我們（澳門研究年會）提供了講演的空間和機會。至於成果，毫無疑問，澳門民眾正在以 1999 年之前難以想像的規模閱讀和書寫澳門史。

（一）澳門的知識機構

拋開學院和大學不談，筆者請大家注意澳門現在和過去的一小部分知識機構。首先是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最早稱 Imprensa Nacional，今稱 Imprensa Oficial）曾經是圖書出版機構，它曾幫助歷史學家博克塞開創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該機構還曾幫助筆者在 1999 年以葡萄牙文和英文出版了一本東帝汶研究著作。^① 如今印務局已不再出版官方公報等以外的書籍。澳門海事博物館（The Maritime Museum）過去當然與葡萄牙海軍有關。如果幸運，至今仍然可以購得一些澳門海事主題的書籍。這些書籍出版較早，已成絕版。1999 年之前，東方葡萄牙學會（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曾贊助了部分書籍出版。時至今日，該機構依然為葡文書局、葡萄牙語學校提供資助。該機構就在富麗堂皇的葡萄牙領事館裏運作辦公。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Cultural Affairs Bureau，前身為澳門文化學會）成立於 1982 年 9 月。據其網站介紹，其性質為公務法人，“其目的在於藉展開中葡文化間的交流活動及在該區推廣葡國語言文化以協助制定和執行本地區文化及學術研究政策”，^② 其領域廣為擴展。1998 年，該機構接管了澳門博物館（Museum of Macau）。根據 2015 年的機構優化改革，澳門文化局成立了文化遺產保護處和研究及計劃處（即負責澳門歷史和社會研究獎學金資助的機構）。澳門基金會成立於 1984 年，當時由葡萄牙籍主席盧德奇（António Rodrigues Júnior）領導。待其“本土化”，即由吳志良（Wu Zhiliang）於 1992 年擔任委員（2000 年任主席）。在其眾多活動中，澳門基金會還出版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的《澳門研究》（*Journal of Macau Studies*）。澳門基金會還聯合資助出版了筆者一本著作的葡萄牙語譯本

^① Gunn, Geoffrey C. *Timor Loro Sae 500 years/Timor Loro Sae: 500 anos*. Livros do Oriente, 1999.

^② <https://www.icm.gov.mo/en/introduction>.

(*Ao Encontro de Macau*)。^①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Th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of Macau, IEEM) 成立於 1995 年 10 月 23 日，由麥健智 (José Luís de Sales Marques) 擔任主席，他本人也是澳門市政廳 (Leal Senado) 最後一任主席。聯合國大學計算與社會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n Computing and Society)，前身為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ftware Technology)，成立於 1992 年，它是聯合國全球選定的機構之一。其他私人基金會，如官樂怡基金會 (Rui Cunha Foundation)，再如黎祖智 (Jorge Rangel) 創立於 1999 年 12 月的澳門國際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cau)，他是澳門前教育司。兩個基金會均主辦或資助不同類型的會議、座談會和支持出版活動。

(二) 圖書館和檔案館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曾提到：“作者應回顧和紀錄他們的作品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不是其重要性，而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地瞭解歷史書寫的過程。”^② 無論如何，歷史的書寫確實可能是歷史的一部分，在這裏，筆者把討論僅限於本地圖書館和檔案館。1985 年底，筆者首次通過當時的圖書館進行澳門研究，澳門檔案館 (The Archives of Macao) —— 當時稱澳門歷史檔案館 (Historical Archives of Macao) 尚未開館。雖有一系列中文書局存在，但那時還沒有葡文書局。筆者與任何特定機構都沒有聯繫，也不認識任何人。當時筆者住在香港，幾度來回往返。儘管如此，當時作為澳門中央圖書館的何東圖書館 (Sir Robert Ho Tung Library) 確實有一整架葡萄牙文書籍，可能還有中文書籍單獨陳列為一區 (不包括中文古籍藏書)。筆者詳細查閱了這些藏書，試圖分析有關澳門曾留下過哪些文字記載，又有哪些缺失。筆者留意到，澳門還有古老的議事亭藏書樓 (Leal Senado Library)。在澳門收集了一些資料後，筆者回到了當時位於中環的香港公共檔案館 (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當時，筆者已經收集了寫滿數本筆記本的資料，準備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例如在澳門所瞭解到的孫中山一切相關情況。筆者 1985 年再訪澳門，比前東亞大學的郭理默出版其大作論文集《澳門：商業之城》和《延續與變化》早兩年。儘管如此，筆者卻被迫放棄了這項研究，或者正確來說是暫停了對研究資源的調查 (1992—1993 年才重返澳門)，原因是澳大利亞 1986 學年度於 2 月開始，筆者在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謀得了教職。在澳大利亞，筆者教授的是東帝汶／印尼和柬埔寨這兩個當時的國際熱點問題。澳門讓我魂牽夢繞。筆者後來轉到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教授政治學，澳門之夢在筆者心中越發強烈。筆者後來移居汶

^① Gunn, Geoffrey C. *Ao Encontro de Macau: Uma Cidade-estado Portuguesa na Periferia da China, 1557-1999*. Translated by José António N. de Sousa Tavares, Co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Fundação Macau, 1998.

^②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vii.

萊 (Brunei Darussalam) 五年，一到汶萊立即開始重新與澳門（以及私下與東帝汶——這是一個重大的國際議題）頻繁聯繫。因此，20 世紀 90 年代初筆者重新開始研究澳門和東帝汶。澳門檔案館在今塔石 (Tap Seac) 成立，這使筆者的研究成為了可能。起初，館藏文獻還頗為簡陋，但隨着查閱不斷深入，筆者意識到檔案館逐漸開始納入一些真正的政府檔案。這些檔案包括 AH/GGM，即“1919—1944 年澳門總督府所收機密函件”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Received by the Gabinete do Governo de Macau, 1919-1944, 縮寫 AH/GGM) 中的材料，內容涉及如叛黨、鴉片、士兵暴亂等。在所有這些日復一日的早期查閱檔案工作中，筆者未曾在那裏見過其他任何研究者。與此同時，澳門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也在塔石開館。雖然那時還沒有水平較高的澳門資料室 (未能與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資料室相媲美)，但實際上更勝一籌，因為總是有敬業的工作人員陪同，他們對館藏文獻瞭若指掌。此時，筆者將澳門研究與帝汶及葡萄牙殖民世界研究結合起來，也對葡萄牙語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這種興趣還引領筆者去了里斯本的圖書館和檔案館。

在這個數位化時代，專注於私人圖書資料室可能已經過時了。儘管如此，筆者還是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建立了相當多的圖書資料室，比如東帝汶／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撾和澳門，大部分藏書都是在這些國家直接收集的 (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的盜版書)。1999 年是澳門收購舊書的好年份，因為離開澳門的居民 (澳門土生葡人) 也拋售自己的藏書 (包括中文書) ——有些就落入了街頭巷尾的小販之手。時至今日，里斯本和波爾圖的古舊書店 (葡萄牙語稱 “Alfarrabista”) 仍在出售澳門書籍。

(三) 澳門研究著作的刊發出版

澳門何處可刊發出版著作？這裏有多種選擇，自行出版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傳統。而筆者認為，始於《文化雜誌》雜誌 (*Review of Culture*) 乃是上佳之選，現時該刊物分為國際版和中文版。

本文不追溯澳門出版業的起源，但自有歷史記錄以來，澳門一直都有印刷出版業。除了政府公報外，大多數都是私人印刷出版，包括葡萄牙人在內的當地學者始終要光顧這些出版機構。一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澳門的印刷出版業都是採用活版印刷，澳門的一些印刷出版業者仍以葡萄牙語單詞 “tipográfica” (葡萄牙語中有 “活版印刷” 之意) 相稱。此後，澳門出版業開始採用電腦化程序，自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大部分澳門本地書籍實際是在珠海或大陸其他地方印刷。不過，在通常情況下，澳門印刷出版的書籍很少在澳門以外流通，香港書商也會回避這些書籍。澳門出版的書籍也缺少至關重要的國際標準圖書編號 (ISBN)。直到 1999 年左右，澳門中央圖書館才開通這一業務。但是，澳門的書籍郵費一直遠高於香港，這對澳門本地出版商毫無幫助。

毫無疑問，香港與香港大學一直為澳門充當出版代理商，尤其是從科林·戴 (Colin

Day) 主持編輯工作開始。其中包括科林本人編輯出版的有關英國駐澳門領事里維斯 (Reeves) 等人的著作，即《孤獨的旗幟：二戰期間英國駐澳門領事瑞維斯回憶錄》(*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此外，香港大學出版社也出版或再版了約二十種與澳門相關的著作。^①

四、澳門研究與數位革命

大數據下的數位政治和社會工程，是我們在本次會議上關注的問題之一。但筆者想略作回顧。我們對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數字鴻溝皆有耳聞。但是，作為一個用打字機敲打出博士學位論文的人來說，數字鴻溝同樣存在於代際之間。筆者在寫作過程中尚能一氣呵成，但對於那些不熟悉打字機的人來說絕非如此。實際上，行文必須隨時糾正。要更改一個句子，哪怕是一串單詞，也可能需要重新輸入整頁甚至整章內容！於是，寫作變得更加小心翼翼（但那時也沒有自動檢查拼寫的電腦程式）。

如果筆者沒有記錯，個人電腦革命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來到香港和澳門。電腦革命的來臨，我們從事研究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如果像歷史學者一樣研究過去，則檔案必不可少。筆者注意到一些社會學學者、經濟學學者等甚至不去查閱檔案。筆者對此深感遺憾，但由於檔案的數位化，出現這樣的情況也可以被理解。

數碼世界已經改變了我們從事研究的方式，但仍存在分歧，筆者過去帶着鉛筆和筆記本在新開幕的澳門檔案館尋找資料，當時連複印機都沒有，也不允許攜帶照相機，當時沒有微縮膠片檔案。幾年前，當筆者在金邊檔案館研究一本關於柬埔寨的書時，似乎又有夢回前朝之感。在一座 1930 年代裝飾藝術風格的恢宏建築之中，吊扇旋轉依然酷暑難耐，紙張被吹得到處亂飛，一切又回到了鉛筆和紙的時代。外面有人揮舞手槍，一定要在天黑前趕回住處。這就是所謂的田野調查。

（一）線上檔案及出版

如今，澳門檔案館已與其早年相當不同，尤指是檔案（包括前議事會檔案）的編目和數位化，以及最重要的是讓這些文獻在網上可供查閱。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之中，許多部門的檔案文獻尚未實現數位化。出於特定目的，例如為研究文化遺產而查看建築設計圖、為研究醫療史而繪製諸如瘟疫地圖、為跟蹤更深層次的研究趨勢等，甚至不必親自去查閱文件——所需檔案文獻可以線上訪問——但由於數位化工作仍在推進之中，其實或許仍只能親自去查閱縮微膠片。就筆者而言，澳門檔案館是一流的機構，尤其是在舉辦展覽和以其他方式宣傳本館資源方面——澳門檔案館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大力吸引我們前往。

^① Day, Colin, and Richard Garrett, editor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John Pownell Reev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當然，儘管對於研究澳門史的學者而言，可能仍然必須要去歐洲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資料，但圖書館和檔案館的數位化畢竟是全球性的趨勢。尤其葡萄牙，該國的檔案館在過去幾十年裏也進行了巨大的現代化提升和改造，其中一些檔案館正在推進數位化和線上訪問。就筆者本人而言，線上查閱法國官方檔案尚屬夢想（只開放線下查閱）。只要有一台數碼相機，就可以在幾天內收集到足夠的檔案材料，供寫作數月之用。

當然，並非所有研究都要依據檔案文獻。田野調查、參與觀察和密切接觸都是核心的研究方法。筆者想起近期在《當代亞洲》上發表的一篇論文，^① 內容是關於孟加拉的乞討問題，此人正是在該國進行了實地研究！在東帝汶從事研究是另一回事。東帝汶對人類學家來說是寶庫，對一些人來說則是墳墓，尤其是記者。筆者本人穿越雨林時曾遭印尼軍隊一個作戰營跟蹤（筆者發表過一篇關於印尼佔領下語言變化的小論文），在筆者撰寫有關革命中少數族群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之前的老撾、柬埔寨和越南之旅，其驚險讓筆者不太想回憶之；有時必須冒險，要有冒險精神。

上文提及，王嘉祺已提到數位化對東西方交流的影響，具體來說，她提及的“數位全球化”或“增加跨國界或國家之間特別是東西方的活動”，她還駁斥了東西方二元的觀點，認為在當前的數位世紀“網絡公民無需護照即可漫遊”。儘管如此，王嘉祺宣稱在現實上“文化區別和差異存在並滲透到我們那看似無國界、滲透性移動的世界”。^②

拋開文化變量不說，數位時代確實出現了多種多樣的線上出版形式。筆者與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和部分其他人一起擔任線上刊物《亞太學報：日本聚焦》主編整整二十年。該刊物的理念介於新聞和嚴謹學術之間，完全是志願參與，沒有資金贊助。由於編輯和撰稿人的國際性，當中許多文章都需要進行翻譯。一篇文章可以在最初幾天內吸引 10,000 次點擊。印刷出版物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該刊物最出名的可能是揭露了福島堆芯熔毀災難，以及揭露了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失憶，包括所謂“慰安婦”（性奴隸）問題。二十多年來，該網站被日本新民族主義者駭客入侵了好幾次。《日本聚焦》並非只聚焦於日本，其關注範圍遍及亞洲各地。筆者認為澳門尚未得到報導，儘管東帝汶作為一個新生的國家未被忽略。

（二）線上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筆者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另一個趨勢是方法創新。對社會學者來說，這意味着圍繞可驗證的資料和調查進行統計分析。筆者可以引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諸多調查研究，內容涉及民生、福利、住房、環境、勞工和政治問題。如今，就像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那樣，官方甚至私人網站用從前數代學者夢寐以求的方式引導我們獲取

^① Jackman, David. “Beggar Bosses on the Streets of Dhak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22. DOI: 10.1080/00472336.2022.2135580.

^② Wong, Katrine K. “Introduction.” in Wong, Katrine K., editor. *Eastern and Western Synergies and Imaginations: Texts and Histories*. Brill, 2020, pp. 1-2.

澳門或其他任何研究資源。報紙同樣提供了豐富的潛在資料來源和社會事件語境。追蹤澳門人口變化的可靠方法，是考察 1991、2001、2011 和 2021 年 8 月的人口普查資料，包括所有能得到的、兩次人口普查之間的資料。

毫無疑問地，與其他地區一樣，人口普查（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亦如是）收集的數據和分析對未來趨勢的預測至關重要，這些資料不僅反映了澳門近年來人口結構和社會經濟特徵的變化，也是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來源，特別是在教育、住房、交通、衛生及社會服務等方面。此外，這些資料對於私營部門和學術界從事商業規劃與研究也有很大幫助。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資料庫為圍繞城市風格、社會分歧和邊緣化、公民社會、公民身份及抵抗的論戰提供了大量資料。論戰同樣圍繞階級、不平等、性別，還有與疫情相關的問題，如福利申請；不幸的是，也包括超額死亡率統計。數位威權主義並非筆者專長，然而在此筆者仍把數位化和澳門研究連繫起來。

五、總結：中國—澳門研究中的澳門學派

1) 綜觀上文提到的所有這些名字，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澳門研究的國際化。各種國籍的學者紛紛登上這一舞台，葡萄牙語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英語研究。但另一個趨勢是，用中文寫作的專家越來越關注澳門。他們大多關注葡萄牙語和英語史料，或通過這些史料的中譯本進行研究。此外，部分用中文撰寫澳門研究論文的學者如今已畢業於澳門的教育系統，包括澳門大學。澳門研究的進展可能並非線性，尤其是捲入興趣與學科的漩渦之中。但是以中、英、葡三種語言撰寫的研究成果皆顯著。這些成果既面向國際受眾，又服務於澳門當地的教育教學。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澳門研究——歷史和社會——如今已在中小學和高等教育系統中被教授。知識界圍繞澳門研究很難再尋求到更多像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局那樣的機構支持。眾多其他國家、城市和行政區包括新加坡在這方面應頗為羨慕澳門。遵照《澳門基本法》，與日本相比官方網站採用雙語得到有效執行，甚至加上英語採用三語，更是卓越。在圖書館服務方面，澳門雖歷經數十載延後，依然預計會在塔石（Tap Seac）開設新的中央圖書館（筆者將其與新加坡相比，新加坡的地價也不便宜）。

2) 關於我們的知識差距或研究差距，筆者能想到很多。無論是大灣區、海洋還是大陸，始終都有進行宏觀研究的空間。微觀層面的研究同樣一直有空間，例如深入社區或工作場所，或圍繞性別研究、少數族裔問題（不僅僅是澳門土生葡人）、社會變革、階級／地位以及教育展開。筆者依然認為，採用自下而上的視角研究社會史仍大有空間（例如前爆竹廠工人、紡織工人以及那個時代的其他勞動英雄）。

3) 也許澳門研究除學術之外，還必須與政策相關。毫無疑問，澳門需要這樣的才幹和技能來應對變革。無論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都試圖讓澳門從博彩業一枝獨秀轉型

為擬議中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樣的變革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後現代主義分析）。當然，如果澳門要進一步借助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則不應忽視早期行業前景規劃和技能。

4) 但是從學術角度而言，樂觀地說，筆者認為未來中國／全球研究的“澳門學派”可能會以完全不同的形象和聲譽出現（當然不要與香港研究混淆）。究竟是從後殖民的視角出發，還是從“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這一視角出發，就如“新絲綢之路”和海洋視角一樣，仍有待觀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宋永豪 黃耀岷]